



山西平遥：

# 让古城成为“国潮乐场”

本报记者 朱 萌

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已近30载,这座青砖围起的古城,早已跨过申遗成功的里程碑,踏上遗产长效守护、文化创新生长的漫长征途。

2022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近平遥古城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循着这份殷殷嘱托,平遥不断探索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新路径。如何写好申遗“后半篇文章”?平遥以一场场新鲜活的文化实践,给出了一个兼具烟火温度与青春活力的答案。

青砖古巷灯火次第点亮,荷

从“申遗成功”迈向“长效治理”,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共同的时代课题。我国世界遗产数量居世界前列,写好申遗“后半篇文章”,关键在于既得保护好、又得“活”起来。本期呈现山西平遥、福建泉州的探索实践,为这一课题提供理念相通、路径各异两种解法:最好的保护是让遗产融入城市呼吸、走进百姓日常。

风天幕流光摇曳,NPC巡游队伍穿梭街巷,戏曲唱腔与西洋乐婉转交织……今年暑期,一场以“好young的!古城”为主题的文化嘉年华在平遥古城内开展。

“我们紧扣暑期年轻客群出游偏好,整合全省文旅资源,聚焦新潮玩乐、潮流美食、特色潮饮三大方向,用多元场景、丰富活动和趣味打卡玩法,让厚重的三晋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可玩、可晒。”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说。

活动期间,由永乐宫西王母、晋祠宋代侍女、北齐壁画骏马组成的“山西国宝天团”缓步走在古城,不时停下脚步,和往来游客行礼合影。走镖闯关、全城集章打卡等趣味玩法,让游客成为晋商故事的参与者。游客接过镖旗,沿着古老街巷闯关前行,在投壶、汇票解谜之间触摸晋商过往。一场活动,让千年古城成了沉浸式“国潮游乐场”。

前不久,抖音“落日合唱派

对”在平遥古城举办,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平遥本地民俗团体等同台演绎。千年城墙化身巨型光影荧幕,流动的动画与歌词投射于斑驳的墙体之上。线下观众热情跟唱,线上直播镜头跨越山海,将古城新貌传递到世界各地。活动之外,文旅达人化身古城NPC,漫步街巷讲述晋商旧事,带着游客体验推光漆器技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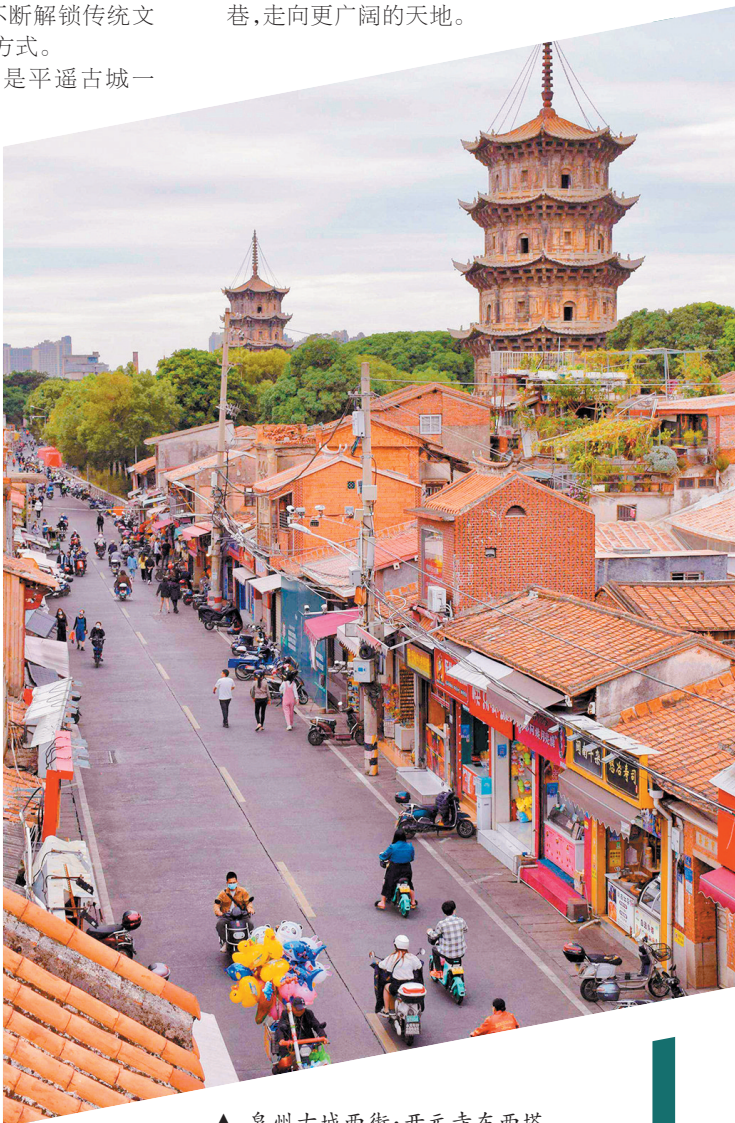
“山西一直在探索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讲述5000年文明的故事。”文旅达人“山西文博一凡”道出平遥活化文化遗产的方式方法。

近30年来,平遥始终守牢保护底线,地下管网改造、民居修缮、文物数字化监测等工程筑牢遗产保护根基,在守护古城原始风貌的前提下,不断解锁传统文化年轻化的打开方式。

《又见平遥》是平遥古城一

张亮眼的文化名片,沉浸式的剧场叙事,让观众走进晋商忠义故事,收获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纷纷落地,来自五湖四海的创作者奔赴古城,用镜头与胶片记录时代故事,让古老城池成为文艺交流开放的舞台。焕真·平遥科技艺术馆、古城3D灯光秀等数字空间陆续建成,VR(虚拟现实)体验、光影投影等数字技术,为古城装上现代的翅膀,让沉睡的文化遗产在光影之间重焕生机。

站在新起点,平遥正以青春语态激活千年遗产,在保护与创新的平衡之间,探索着属于古城的长效发展之路。平遥厚重文脉、晋商诚信故事、非遗匠心技艺,借着一场场青春盛会走出街巷,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泉州古城西街,开元寺东西塔。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供图

◀平遥古城举办的“好young的!古城”文旅嘉年华。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福建泉州：

# 遗产地要有人住、有人修、有人气

本报记者 黄国勇

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过去,这座拥有22处遗产点的城市,如何回答“成功之后怎么办”的时代命题?泉州没有选择“封存管护”,而是以“守柔处下”的谦逊、“致中和”的平衡,让遗产融入城市的呼吸,为申遗后的长效保护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

“以前靠突击盯,现在靠制度养。”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泉州已构建起“法规一制度一规划一机构一司法”五位一体的文物遗

产保护格局,《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法规相继施行,遗产点保护规划编制加快推进;设立海丝史迹保护巡回法庭,创新“检察护宝”公益诉讼机制,顺济桥石碑司法归案案例入选全国“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提名案件”;“文物+保险+服务”模式推动鲤城区一批私有产权文物保护单位纳入省级文物保险服务项目,破解了私有产权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协调难题。

在府文庙大成殿,作为福建省首个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毫米级“全息留档”正为古建筑打造“数字孪生”——科技以“最小干预”姿态,顺应文物本体规律进行记录与守护。“戴上VR(虚拟现实)眼镜,我仿佛穿越回了宋元时期的刺桐港。”一名体验“重返刺桐城”项目的游客兴奋地说。从5种语言的智慧讲解系统

到覆盖泉州22处遗产点的数字化采集与3D虚拟游览,泉州正以“科技+学术+品牌”三轮驱动,推动遗产价值从“静态展陈”向“数字活化”跃升。泉州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机构进行深化研究,为“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品牌传播提供学术支撑。

“以修缮权换取使用权”的模式正在金鱼巷49号落地:这栋传统风貌建筑经修缮,成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泉州工作站;苏廷玉故居则引入文化产业公司,木偶戏展演等业态常驻其间。这些实践的背后,是有关部门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治理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双赢。“老房子有人住、有人修、有人气才能真正‘活’起来。”金鱼巷一名老住户感慨。29条古城街巷的综合整治,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顺应街巷肌理加以“微改造”,使“留人、留形、留

乡愁”从理念变为现实。

在泉州,文化遗产是百姓日常。“我每天绕着市舶司遗址走几圈,看着它就像看着自家的老物件。”作为市舶司遗址“民间守护人”,吴秀满的话语朴实却动人。22处遗产点所在街道社区均制定了“爱遗护遗公约”,一支百余人的文物志愿者服务队伍活跃在义务讲解、巡查一线,“基层文保人+义务巡查员+技术专家”的三级网络织就全民守护的大网。

5年探索,泉州的保护发展为遗产地写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提供了诸多启示:最好的保护方式是顺应时代、滋养当下,最长久的传承是融入日常。法治是基石,数字化是羽翼,社区共建是灵魂。当然,“后半篇文章”仍在奋力书写,泉州文化遗产监测平台二期建设仍在筹备,13处遗产点保护规划尚待完善,但保护发展方向已明晰——让文化遗产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山东琅琊台遗址：

胡春燕

# 两千年前的『向海宣言』

“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000余年前,秦始皇东巡琅琊台,刻石颂德、望海宣疆,留下了中国早期王朝经略海洋的珍贵印记。位于山东青岛的琅琊台遗址于今年4月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串联起秦始皇东巡海疆、筑台立石、移民设郡等重要历史事件,既是秦汉帝国海疆观念与治理策略的体现,也折射出当时蓬勃发展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战略,对我国当代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具有深远启示意义。

## 遗存昭示的秦代国家工程

《史记》载秦始皇“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但史籍所载琅琊台究竟位于何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乏考古实证,也就没有史学定论。

2019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历时6年,累计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以大量出土遗存最终确认了遗址位置、性质与价值。

此次发掘不仅确认了秦始皇东巡筑台的地点,更证实此处是规模庞大的秦代国家工程,证据就藏在遗址的“瓦”“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中。2022年出土的大型夔纹瓦当,是秦代极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被用于大型建筑正脊两端与4条斜脊端头,能够作为断代与定级的标准器型;2024年发现的龙纹踏步空心砖,专为宫殿等高等级建筑烧制,常铺设于君王御道,进一步佐证此处为帝王级建筑群落。随着考古推进,山顶高台“大台”、依海夯筑的较高平台“小台”、背山面海的山下建筑群“台西头”、烧造建材的窑址区“窑沟”等功能分区逐渐清晰,琅琊台遗址的恢弘气象愈发鲜明地呈现出来。

## 向海求索的丰富印记

琅琊台伴海而生,其兴建与功能始终与海洋密不可分。《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

琅琊台最初为向海祈福而修筑。西周初年,齐国便有在此封祀“四时主”的习俗——四时主执掌四季更替,古人于琅琊台观海上日出、察潮汐涨落,记录时节、祈愿风调雨顺。秦始皇3次东巡都驻跸于此,与向海祭祀祈福密切相关。遗址山顶发掘的储水设施与排水系统,与已证实的秦代祭祀场配置完全吻合,印证了其祭祀功能。

琅琊台还是秦朝海疆观念初步形成的标志。石刻“事已大毕,乃临于海”,道出秦始皇认为疆域已定、统一大业基本完成,于是亲临海滨宣示之意;石刻中“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有东海”的记载,明确将东海纳入秦王朝疆域,“有”字用得极有深意,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极为珍贵的海疆意识表述。

遗址周边还留存着大量先民向海求索的遗存与传说。《史记》记载,秦始皇在琅琊台之行末期启动徐福东渡。如今琅琊台南入海口处的“潮湾”,相传就是徐福东渡前造船之处,这是中国早期大规模、有组织航海活动的重要记录。附近宽阔达数十平方公里的海湾为琅琊古港所在地,出土文物中既有南方的陶瓷制品,也有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多种器物,证明此地曾是海运贸易周转重地。

## 经略海洋的千年回响

结合考古成果与史料记载,物质遗存,琅琊台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向海求索的5种早期形态。

一是祈福。大海辽阔深邃,在古人心目中神秘而神圣,从齐国“四时主”祭祀到秦始皇3次东巡筑台拜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祭海体系,需堂岛、沐官岛等遗存佐证了这一工程的精神组织。

二是拓疆。秦始皇对海洋极为重视,多次东巡临海,除琅琊台外还到过之罘、会稽、荣成等地,一方面宣示海洋主权,强化海疆管理,另一方面远眺大海,期待更多探索与开拓;遣徐福东渡,也不仅是为求仙长生,更含探路远洋的意味。

三是兴渔。捕鱼是沿海百姓生计的重要来源,到秦代时捕鱼工具与方法已比较多样有效,《史记》还记载了秦始皇射杀巨鱼的故事;琅琊台附近海域盛产海参、鲍鱼、红加吉鱼、海菜等,当地海祭祈丰的习俗已延续上千年。

四是海防。公元前485年,吴国趁齐国内乱派军乘船北上进攻琅琊,熟悉海况、长于水战的齐军据险防守,“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海战,留下中国最早的海防记录。

五是航运。琅琊古港自周朝起便是齐国良港,先秦时期,沿海各港口发展航运、疏通贸易已较为普遍,到秦代更成为东方海运枢纽。

古代先民对海洋虽有未知,却始终秉持勇于迈向大海、积极探索未知的开拓精神。如今,琅琊台遗址周边聚集了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所等科研机构,董家口港跻身世界领先深水良港,海洋贸易航线通达全球,海洋牧场海产品品种丰富、产量丰沛。这座2000多年前伫立海边的秦代高台,正遥望着、见证着、期盼着中国从向海求索到向海图强的历史跨越。